

從敦煌具註曆日到寺廟安太歲：太歲以下諸神 體系的起源與演變趨勢

陳峻誌*

摘 要

從唐代至今，庶民的數術文化中，存在一種以「太歲」為首的神煞體系，此體系千百年來經過不斷演變，到今日成為臺灣寺廟宣傳民眾安太歲的依據，本文依據現代常見的情況，權將之稱為「太歲以下諸神」。

本文蒐羅了歷代的相關文獻，進行排列比較，從中可發現太歲神煞體系大約在盛唐已經基本確立。「太歲以下諸神」自唐代以後隨著時代有著多元的發展，其趨勢大約是盛唐確立此體系後，唐末五代開始變化，到宋初則有劇烈的改變，新增了大量的太歲神煞。明代則是剔簡的整合期，將神煞數目限縮在十種上下，並且各種文獻所現神煞大體相同。清代由於《協紀辨方書》集成古今數術的影響，在命理實務中罕見的神煞再度被掘出。二十世紀的前半，相對穩定的十二種太歲神體系完整流行於臺灣，但二十一世紀以來此體系在商業因素下瀕臨崩潰，展開了新一波的巨變。

「太歲以下諸神」除可瞥見唐代以來庶民文化的一個側面之外，依據所歸納而出的發展趨勢，還能作為成書時代不明的文獻的考察參照。由此，本文認為《赤松子章曆》中有關「太歲以下諸神」的部分應作於五代以後，而《張果星宗》的相關部分則應作於宋元之間，此二書皆經累代增寫。

關鍵詞：敦煌文書、具註歷日、太歲神、數術



*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duced from Dunhuang Lunisolar Calendar: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sui Gods

Chen Chun-Chin*

Abstract

Evolved since Tang Dynasty, in the folk culture of divination, a spirit system of “Tai-Sui” has become common practices in Taiwan temples of pacifying “tai-sui”, this article based on its modern practices will name it as “Tai-Sui gods.”

Collected and compared previous literatures, this author has found that a spirit system of “Tai-Sui” had been established since Tang Dynasty and diversified afterwards. In Five Dynasties the system began to change; in early Song Dynasty a dramatic change occurred when more Tai-Sui spirits were brought in. Mi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consolidation, which numbers of spirits have been reduced to ten kinds and the spirits recorded in a variety of literature are almost the same. In Qing Dynasty, *Xie Ji Bian Fang Shu*, integrating the ancient and modern divinations, has resulted in that the rare Spirits Theory had again been applied in Numer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an integrate and relatively stable Tai-Sui gods system is popular in Taiwan, but ye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ommercial factors resulted in collapse and radical changes of this system.

While mass cultures of Tang Dynasty identified, trends generalized from “Tai-Sui Gods” can be utilized to refer to the literatures written in unknown age.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art of “Tai-Sui Gods” in *Chisongzi Chapter Calendar* was written after Five Dynasty, and the relevant part of *Zhang Guo Xing Zong* was written between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 Lunisolar Calendar, Tai-sui Gods, Chinese

Numerology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sia Universit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從敦煌具註曆日到寺廟安太歲：太歲以下諸神體系的起源與演變趨勢

陳峻誌

一、前言

唐宋時期的敦煌文書當中，有不少「具註曆日」，大約類似於今天的農民曆，當中有部分文書紀錄了「太歲及已下諸神」在一年之中的所在位置，必須依照所記擇剋趨吉避凶。這些「太歲及已下諸神」從唐代至今日，綿延了一千多年並未亡失，今日民間仍有這些眾多的太歲神煞，常見於農民曆的眾多吉凶擇剋之一種；或是寺廟裡宣傳「安太歲」的海報上，往往有某生肖者今年犯某神煞，因此必須安太歲的說法，那些神煞如歲破、病符、官符、白虎、天狗之類，就是古代「太歲及已下諸神」之延續。

「太歲及已下諸神」在敦煌「具註曆日」多如此稱呼，但在其他傳世文獻中卻沒有明確的稱法，或曰「年神方位」(S.2620)，或稱「八宮神」(唐代《大唐陰陽曆》)，或稱「星馬吉凶神」(明末《鰲頭通書大全》)，或稱「四相三元十二年例吉凶神」(《鰲頭通書大全》)、「四利三元」(《鰲頭通書大全》)、「玄廟入廟例」(明末《造命宗鏡》)、「太歲泊處」(《造命宗鏡》)、「太歲十二地支」(臺灣日本時代《命裏全論小兒關煞》)、「起太歲例」(民國七十年《呂宗邦孫傳馨曾孫芳珍通書》)……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可發現同一份文獻中有不同稱法。為求簡化以及區別其他數術系統中的太歲諸神，本文擬統一以今日所見之十二尊神煞，稱為「太歲數術諸神」。

「太歲數術諸神」在數術中有久遠的傳承，依據明代《選擇宗鏡》稱是李淳風(602-670)所創「四利三元」之法：「一太歲、二太陽、三喪門、四太陰、五官符、六死符、七歲破、八龍德、九白虎、十福德、十一弔客、十二病符。太陽、太陰、龍德、福德為吉，餘方皆凶。」此亦「太歲數術諸神」之一種版，因此本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宋代已有「太歲乃眾殺之主」¹的說法。

然而由於歷來從學術角度研究數術者寡，研究太歲相關數術者更少，臺灣地區太歲習俗的討論，以 1992 年李豐楙的〈安太歲的信仰與習俗〉開學術研究之先，將太歲信仰之源流與現況做了概要性介紹，但並未對太歲數術有所著墨。²2002 年林怡青、2006 年陳峻誌、2007 年陳鶴文的三本碩士論文對此議題都有少部分的討論，其中陳峻誌提出太歲信仰與先秦占星術、秦漢數術有直接關係，較為深刻。³爾後陳峻誌串聯先秦「刑德數術」中的太歲因素以及敦煌文書中的太歲數術，是本文之前沿⁴；其後又透過先秦兩漢「水」相關的數術歸納，分析了部分太歲數術之源流，是目前針對太歲數術討論最多者。⁵

「太歲數術諸神」雖然傳承近二千年，但除了校釋敦煌文書的學者有少數校勘學上的討論外，當屬陳遵媯與鄧文寬前後整理了「年神方位表」⁶(太歲神煞表)較為直接相關，並展開基礎研究。但他們只是將敦煌文書以及民間通書所能見到的各種太歲神煞進行排列，並未進行深入討論。其餘相關課題並未被挖掘，這無疑使得至今方興未艾的庶民文化——「太歲信仰」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缺環。

本文將採取歸納分析的方式，嘗試董理「太歲數術諸神」體系的起源，探討其演變趨勢以及今日「太歲數術諸神」體系之構成，以期對此項廣為傳佈的古代庶民文化，能有一個基礎的認識。

¹ 徐升：《淵海子平·繼善篇》：「太歲乃眾殺之主，入命未必為災」，見徐升編，李鋒整理：《淵海子平》(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故宮珍本叢刊》)，卷二，頁 179。

² 李豐楙：〈安太歲的信仰與習俗〉，《道教月刊》第 14 期(2007 年 2 月)，頁 18。按，李文原發表於《關係我》43 期(1992 年 2 月)，經細微修改後發表於《道教月刊》。

³ 分別見林怡青：《高雄縣路竹鄉安太歲文化研究與鄉土教學上的應用》(臺南：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陳峻誌：《太歲信仰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 年)；陳鶴文：《臺灣地區六十太歲信仰之研究——以臺南都會區為例》(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⁴ 陳峻誌：《太歲的信仰溯源與祭祀空間——以臺灣為主的討論》(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4 年)，頁 32-35。

⁵ 陳峻誌：〈水創生觀下的數術規律——以太歲諸異名為線索〉，《興大人文學報》第 52 期(2014 年 3 月)，頁 111-146。

⁶ 陳遵媯著、崔振華校訂：《中國天文學史 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1644-1645。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736-737。鄧文寬並有幾篇相關考證文章，如〈敦煌文獻 S.2620 號《唐年神方點陣圖》試釋〉、〈敦煌曆日與當代東亞民用「通書」的文化關聯〉、〈敦煌三篇具注曆日佚文校考〉等等，接收入於鄧文寬：《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本文討論之依據，是從敦煌文書以及傳世文獻所爬梳而得的數據，進行歸納分析。共取東漢初年至民國七十年(1981)之間，上下約一千九百年的多種文獻，這些文獻可分為傳世文獻以及出土文獻兩大類。

傳世文獻除了《論衡》、《潛夫論》、《太平經》與《抱朴子》這種常見典籍外，更多地取用了數術類書籍，由於數術類書籍多有託名、增補等問題，所以絕對年代往往不明，這將在引用時的註釋中另行說明。此外，尚引用了兩種日本傳世文獻，其一是日本遣唐僧圓仁(794-864)寫於唐開成三年(838)到大中元年(847)之間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其一是日本天文生安倍氏抄寫於嘉祥三年(851)，現收藏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大唐陰陽書》；此二種日本文獻的時代較早，對於唐代「太歲數術諸神」的狀況能有較好的認識。

出土文獻主要使用唐、宋間的敦煌文書，以英國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與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蒐藏者為夥⁷，兼及一份漢代武威木簡與一份北魏敦煌文書。相較於傳世數術書籍的著作時代多有疑問，本文所引用出土文獻因為多有題記年份，因此在絕對年代上反而更精確，這在排序「太歲數術諸神」的演變趨勢時有極大的重要性。

二、太歲以下諸神的起源與趨勢分期

本文所蒐羅的四十七種「太歲數術諸神」文獻中(詳下諸表)，出處最早的是約作於東漢元和二年(86)的(A1)《論衡》⁸，最晚的是民國七十年(1981)臺灣出版的(GI)《呂宗邦孫傳馨曾孫芳珍通書》(下文簡稱《呂氏通書》)，上下跨越近一千九百年。出土文獻最早的是武威旱灘波出土的(A3)東漢醫簡，時代約公元 25-88 年間⁹，不過絕對年代則以(A6)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十二年(450、451)曆日較早；最末則取(P.3403 宋雍熙三年(986)的具注曆日，因為此後的敦煌文書已不見有「太歲

⁷ 本文所引用敦煌文書，主要引自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惟文字模糊卻有疑慮處，將個別斟酌其他文獻。

⁸ 《論衡·自紀》：「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可知其書應作於此時。《太平經》的時代有疑義，李養正認為當中有許多西漢甘忠可《包元太平經》的成分，估計西漢已經開始傳鈔，至東漢中後始成書，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見李養正：《道教概說》(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5-18。因此本文將《太平經》的時代訂為東漢中期。

⁹ 張延昌主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4-55。

數術諸神」的資料，上下跨越約九百年。

在本文所蒐羅的資料中，(A6)以前只有零星見到若干太歲神煞，如(A)《論衡》中有「太歲」、「歲下」和「歲破」¹⁰，在(A3)武威東漢初年醫簡有「太歲」、「大將軍」和「天一」¹¹，(A6)太平真君十一、十二年曆日(450、451)有「太歲」、「大將軍」和「太陰」¹²等等(見表一)，太歲神煞已經出現，但無法見出明顯體系。在這樣漫長的時段中，「太歲數術諸神」最早出現於道教典籍(A7)《赤松子章曆》卷五的「大醮宅章」和(A8)《太上安鎮九壘龍神妙經》，前者《道藏提要》與蕭登福皆認為「約出於南北朝」¹³，後者蕭登福亦以為出於南北朝(《道藏提要》以為唐宋作)，即與(A6)太平真君十一、十二年曆日的時代相當。三者時代相當，但(A7)的太歲神煞共有「太歲」、「歲破」、「大將軍」、「太陰」、「歲刑」、「歲煞」、「黃幡」和「豹尾」等八種，(A8)有「太歲」、「將軍」、「黃幡」和「豹尾」等四種，較之(A6)的三種無論在內容與數量上皆有差別，其中問題壓後討論。

分析(A1)至(A8)，如果非必認為此時已有太歲數術神煞體系，其內容大約就是「太歲」、「大將軍」與「太陰」三者，但除「太歲」外又非必然要素，職是之故此目前整體神煞體系應僅有初步規模，尚未確立。

(一) 盛唐確立期

除去(A7)《赤松子章曆》卷五的「大醮宅章」和(A8)《太上安鎮九壘龍神妙經》外，最早出現成體系「太歲數術諸神」者為(B1)唐高宗朝(647-683 在位)由義淨(635-718)翻譯的《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共有「太歲」、「將軍」、「黃幡」和「豹尾」等四種。(B2)為唐肅宗時期(756-762 在位)李筌的《太白陰經》，增加到了九種，但散見在卷九「向背擇日」和卷十「推歲殺法」，難以確定是否有完整體系。

(B3)S.2620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¹⁴的「唐年神方位圖」(圖一)，這是一份數術

¹⁰ 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難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二十四，頁1016。

¹¹ 張延昌主編：《武威漢代醫簡》，頁54-55。

¹² 林金泉：〈敦煌寫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曆日綜研〉〉，《成大中文學報》第20期(2008年4月)，頁37-78。

¹³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443。蕭登福編著：《正統道藏總目提要》(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頁597-598。

¹⁴ 關於此圖之寫成年代考證，可參考鄧文寬：〈敦煌文獻S.2620號《年神方位圖》試釋〉，

吉凶方位對照圖，裡面記錄了太歲、歲破等十一尊神煞，且據鄧文寬的研究，此太歲神體系完整不矛盾¹⁵；再結合(B4)、(B5)、(B6)三種時代在 834-848 年間的文獻所載太歲神煞，在最多十種神煞當中有八種相同，可知此四種文獻的太歲神煞疊合度相當高。此時「太歲數術諸神」雖與今日不同，但較之(A8)之前的零散情況，其時體系已儼然確立，主要成分為太歲、歲破、大將軍、太陰、歲刑、歲煞與黃旛、豹尾等八種神煞，則「太歲數術諸神」的體系必在(B3)S.2620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之前已經成形，可稱為「盛唐確立期」(表一)。

表一：盛唐確立期與前代太歲以下諸神之比較表

分期 出典 神序 號	太歲數術諸神體系未成立								盛唐確立期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B1)	(B2)	(B3)	(B4)	(B5)	(B6)
	王充 《論衡》 (88) ¹⁶	王符 《潛夫論》 (一世紀) ¹⁷	武威 東漢 醫簡 (一世紀) ¹⁸	《太平 經》 (二世紀) ¹⁹	葛洪 《抱朴 子》 (三世紀) ²⁰	太平 真君十 一、十二 年曆日 (450、 451) ²¹	《赤 松子章 曆》卷五 「大醮宅 章」 ²²	《太 上安鎮 九壘龍 神妙經》	唐高 宗朝 (649- 683) 《佛 說天 地八 陽神 咒經》	李筌 《太 白陰 經》	唐德宗 建中四 年 (783) 「唐年 神方位 圖」 S.2620 ²³	唐太和 八年 (834) 具注曆 P.2765	圓仁 《入唐 求法巡 禮行 記》 (837)	《大唐 陰陽曆》 嘉祥元 年 (848) 曆注「八 宮神」 ²⁴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 52-53。按，鄧文原刊於《文物》1988 年第 2 期)。

¹⁵ 鄧文寬指出「唐年神方位圖」包含了多種數術，如年神、年九宮、建除、六壬等，其中作者對於年九宮的九方色配對相當生疏以致錯誤連篇；此又可反照作者對於年神是熟悉的。見鄧文寬：〈敦煌文獻 S.2620 號《年神方位圖》試釋〉，頁 56-57。

¹⁶ 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難歲》，卷二十四，頁 1016。

¹⁷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卜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六卷，頁 294。

¹⁸ 張延昌主編：《武威漢代醫簡》，92 甲，頁 139。

¹⁹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過死謫作河梁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一百二十，頁 578。

²⁰ 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地真》(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卷十八，頁 298。

²¹ 林金泉：〈敦煌寫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曆日綜研〉，《成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2008 年 4 月)，頁 37-78。

²² 不著作者：《赤松子章曆》，收於張宇初、張宇清等編：《正統道藏》(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用民國 12 年至 15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以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年刊本)，11 冊，頁 201。

1	〔大藏〕	○	○	○	○	○	○	○	○	○	○	○	○	○	○
2	〔藏下〕	○													
3	〔藏破〕	○									○	○	○	○	
4	〔大將軍〕			○			○	○	○	○	○	○	○	○	○
5	〔大陰〕		○		○	○	○	○			○	○	○	○	○
6	〔天一〕			○							○				
7	〔藏刑〕										○	○	○	○	
8	〔藏錄〕										○	○	○	○	○
9	〔黃幡〕								○	○	○	○	○	○	○
10	〔豹尾〕								○	○	○	○	○	○	○
11	〔博士〕							○							
12	〔力士〕														
13	〔發盜〕							○							
14	〔天吞〕														
15	〔藏德〕										○			○	
16	〔合德〕														
17	〔三公〕							○							
18	〔九卿〕							○							
19	〔奏書〕							○							
20	〔隋氣〕											○			
21	〔隋官〕														
22	〔大耗〕							○							
23	〔小耗〕							○							
24	〔藏官〕													○	

²³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四卷，頁158-160。

²⁴ 安倍氏抄錄：《大唐陰陽書（殘一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院藏）。

前已述明代《選擇宗鏡》稱盛唐李淳風(602-670)創「四利三元」之法：「一太歲、二太陽、三喪門、四太陰、五官符、六死符、七歲破、八龍德、九白虎、十福德、十一弔客、十二病符。太陽、太陰、龍德、福德為吉，餘方皆凶。」此亦「太歲數術諸神」之一種版本，且李淳風之時代確實早於(B3)S.2620。然而傳世的李淳風著作未見此文²⁵，且時代難以確定的「四利三元」與(B3)、(B4)、(B5)、(B6)四種確定為唐代文獻所載的「太歲數術諸神」疊合度也很低，因此很難斷定《選擇宗鏡》此一後出之書確實繼承了唐代李淳風的學說。

除將「太歲數術諸神」(四利三元)祖述於天文數術大家李淳風之外，明末清初的(E6)《鰲頭通書大全》²⁶則認為「四利三元」乃是唐代著名天文家一行禪師(683-727)所創，其內容又與《選擇宗鏡》有相當大差異，也和唐代的相當不同。因此在清代康熙十年(1671)所編的《象吉通書》中甚至同時並列一行禪師與李淳風的四利三元(圖二)。估計這些都是術家託古之傳說，並非事實。

無論「太歲數術諸神(四利三元)」為誰所創，太歲神煞體系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之前已經完成一定體系，在(B4) P.2765的敦煌具註曆日、(B5)日本僧人圓仁得到的朝廷所頒曆日抄本，以及流傳到日本的大唐陰陽書抄本，呈現很高的疊合度，可信如前述八種相同神煞為主的「太歲以下諸神」，在唐代中期(834-848)

²⁵ 統計《舊唐書·經籍志》註錄為李淳風作有《周髀》二卷李淳風註、《乙巳占》十卷、《皇極曆》一卷、《河西甲寅元曆》一卷、祖沖之《綴術》李淳風註、王孝通《緝古算術》李淳風註、《懸鏡》十卷，共七種；《舊唐書·曆志》並載李淳風參與編輯正史天文曆算部分；《舊唐書·李淳風傳》末則云：「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閣錄》，并《演齊民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可知北宋初註錄的僅有一小部分，多數可能傳於世，也可能佚失。北宋中期《新唐書·藝文志》則另有《集注陰符經》一卷(包含多人)、《注泰乾祕要》三卷、《演齊民要術》(七)，又多三種。《文獻通考·經籍考》除去《新舊唐書》所有者，尚有《玉歷通政經》三卷、《稽聖賦》註、《倚馬立成法》(晁氏曰：非淳風真本也。)、《周易元悟》、《占燈法》一卷、《觀燈法》一卷、《地理少》(陳氏曰：稱李淳風，亦未必然。)，又多七種。數術界假託前人的情形相當普遍與嚴重，究竟有多少李淳風的著作流傳下來，實已難考，然而可確定的是，至晚在北宋已經出現假託李淳風的著作了，因此本文對於無法確證時代的數術書類，都採取較嚴謹的態度。

²⁶ 明代熊宗立(1409-1481)於成化年間作《通書大全》，清末毀失，其子孫熊淑明、熊啟燦重新輯補增訂，在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刊為《鰲頭通書大全》。但現在常見的傳本中有道光以後的內容，可知此書後世又經增補。因此書中的「四利三元」究竟是明代中葉《通書大全》的內容，抑或熊氏祖孫增補，還是更後來不知何者所加入，皆不可知。本文折衷認為是主要內容應還是屬於明代。

已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而這也是今日「太歲數術諸神」之遠源。²⁷

(二) 唐末始變期與宋初劇變期

「表二」、「表三」分別是唐末與宋初「太歲數術諸神」演變比較表，從中可約略看出五代時期的(C1)、(C2)二種的「太歲數術諸神」已逐漸脫離「盛唐確立期」，但由於(C1)杜光庭(850-933)所作的〈安宅行道方懺〉²⁸是以祈禳文疏形式提及太歲諸神、(C2) P.3555 背的後梁貞明八年(922)具注曆日有嚴重的殘損，因此無法斷定此二者所呈現的體系為何，不過(C1)的八種神煞與「盛唐確立期」有五種疊合、三種新增；(C2)的八種中只有兩種疊合、六種新增，估計「盛唐確立期」的主流神煞到了唐末五代已經不再流行。

事實上 (C2)、(C3)、(C4)、(C5)此四種敦煌文書都是明確題記時間為五代者，時間集中於後梁貞明八年(922)到後周顯德六年(959)之間三十餘年，屬於歸義軍時期(848-1014)，地點都是在敦煌一帶，無論時間與空間都有緊密的關係。但從此四種敦煌文書所呈現的「太歲數術諸神」，卻是在雷同中又有顯著差異。這四種文

²⁷ 日本陰陽家似乎一直保持唐代這個系統，如題安倍晴明(921-1005)所撰《盞籠內傳》(《三國相傳陰陽館轄盞籠內傳金烏玉兔集》，中村璋八認為是安倍晴明的後代晴朝作於鎌倉末期(1300 前後))卷一有一大段神佛結合的開天闢地神話故事，最末提到牛頭天王有八王子：太歲、大將軍、太陰、歲刑、歲破、歲殺、黃幡、豹尾。見中村璋八編校：《日本陰陽道書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5)，頁 252-254。又如由平安朝以來的陰陽道兩大家族安倍(天文)和賀茂(曆)的後代，於應永二十一年(1414)所合編的《曆林問答集》，卷一有大歲、歲德、大將軍、大陰、歲刑、歲破、歲殺、黃幡、豹尾。見中村璋八編校：《日本陰陽道書の研究》，頁 365-366。結合(B4)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與(B5)《大唐陰陽曆》曆注「八宮神」，可製表如下：

時代(年)	出處	太歲	歲德	大將軍	太陰	歲刑	歲破	歲殺	黃幡	豹尾
837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		○	○	○	○	○	○	○
848	大唐陰陽曆	○		○	○	○	○	○	○	○
1300 前後	盞籠內傳	○		○	○	○	○	○	○	○
1414	曆林問答集	○	○	○	○	○	○	○	○	○

唯一差別僅有《曆林問答集》多了「歲德」，較之中國各時期太歲數術神煞數目有極大差異的現象，可知日本陰陽家直至十五世紀都保持了七世紀的傳統。

²⁸ 〈安宅行道方懺〉見於杜光庭刪集的《太上黃籙齋儀》，各篇內容時代不明，成書時間亦不明，僅知為唐末五代之書。

書中，(C2) P.3555 的具註歷日因為殘損，只能見到八種太歲神煞，另三樣文書都有二十四種以上，相較於此前的太歲神煞數目，有顯著的增加，其中以(D2)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具注曆日多達三十九種為最。²⁹

除去殘損的(C2)不看，在這種神煞數目激增的趨勢下，「盛唐確立期」的八種神煞被完整繼承，額外又新增二十九種太歲神煞；個別文書所呈現的「太歲數術諸神」皆不相同的現象，可能是數術流派或師傳的差異所致，其中原因將另文考察。其中(C3)與(C4)之間的疊合度較高，但相較下(C3)少了天吞、歲德、合德，卻多了喪門、五鬼、吊客。(C4)與(C5)相比，在[26]劫煞之前的神煞，(C5)除少了四種神煞外，疊合了二十種神煞，疊合度不低；但(C5)又多了[31]官符以下十種神煞，顯然二者之間有共同的來源，但(C5)有更多的發展。

類似(C3)、(C4)、(C5)此三種五代敦煌文書彼此既同又異的情況，一直到(D3) P.3403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具注曆日皆然，顯現「太歲數術諸神」的體系從唐末以後呈現快速的擴張趨勢，單一文獻由(B1)的九種，到(D2)已經多達三十九種；總合神煞數，中唐大中二年(848)僅見十一種，到宋初雍熙三年(986)的一百四十年間激增到五十三種，各種文獻之間的差異性頗大。然而在這種貌似紛亂的發展期中，仍可發現(C3)、(C4)、(C5)此三種五代文獻在[26]劫煞之前有較大的疊合度，而(D1)、(D2)、(D3)此三種宋初文獻在[31]官符之前有較大的疊合度，亦即五代到宋初，「太歲以下諸神」體系主要增加了[27]喪門到[31]官符六種神煞，而「太歲

²⁹ 由於各具註歷日篇幅都不小，這裡僅舉(D2)的 S.1472+S.11427B 背的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具注曆日為例：

凡人年內造作，舉動百事，須先看太歲及已下諸神將并魁罡，犯之凶，避之吉。今年太歲在午、太陰在辰、大將軍在卯、黃幡在戌、豹尾在辰、歲煞在丑、歲刑在午、月(歲)破在子、奏書在巽、博士在乾、蚕室在艮、力士在坤、蚕官在丑、蚕命在寅、五鬼在戌、官符在戌、王符在午、病符在巳、死符在亥、死符在酉、畜命(官)在戌、大煞在寅、上喪門在辰、下喪門在未、天皇在子、地皇在卯、人皇在午、害氣在亥、九卿在未、九卿食舍在申、三公在酉、大耗在亥、小耗在子、伏兵在戌、發盜在丑、劫煞在亥、年黑方在乾。

今年金神七煞在寅、卯、戌、亥四位之地，切須迴避即吉。

今年歲德在丁、合德在壬(丁壬上取土及修造吉)。右件太歲已下，其地不可穿鑿動土，因有破壞，事須修營，其日與歲德、月德、歲德合、月德合、天赦、天恩、母倉并者，修營無妨。

此外，五代到宋初的敦煌具註歷日，凡有臚列太歲諸神者，其前後套語「凡人年內造作……」與「右件太歲已下……」都相當一致，說明即便神煞內容不同，但有一定規範。因本論文基於篇幅未能將所有原文呈現，僅於此附註。

以下諸神」在宋太宗主政期間(據所蒐集的資料實際只相差八年)則至少增加了二十二種神煞。由此可知，唐末五代到宋初，雖然同樣呈現局部繼承舊有並開展新局的趨勢，但宋初的變動又明顯劇於五代，因此可分別稱為「唐末始變期」和「宋初劇變期」。

比較「唐末始變期」的(C5)P.2623 後周顯德六年(959)具注曆日與(D2)S.1472+S.11427B 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具注曆日，二者在[40]人皇之前(除[25]伏兵至[30]九卿食舍有明顯缺環外)有頗高的疊合度，而(D2)則新增[42]蠶命等四種神煞，可知二者之間應有某種程度的繼承關係。事實上(C3)S.2404 後唐同光二年(924)具注曆日與(D3)P.3403 宋雍熙三年(986)具注曆日之間，也有頗高的疊合度。因此五代與唐末宋初間「太歲數術諸神」是否有一種斷然的差異，其實頗有疑義；然而就目前所有材料顯示，宋初確實較唐末五代的「太歲數術諸神」有較快速的發展，所以將之分為兩個時期應該較適宜。

表二：唐末始變期與盛唐確立期比較表

分 出 神 典 序 號	期	盛唐確立期	唐末始變期				
		(B2)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年神方位圖」S.2620 ³⁰	(C1) 杜光庭《太上 籙齋儀》卷四十四「安宅行道方儀」	(C2) 後梁貞明八年(922)具注曆日P.3555背 ³¹	(C3) 後唐同光二年(924)具注曆日 S.2404 ³²	(C4) 後周顯德三年(956)具注曆日 S.0095 ³³	(C5) 後周顯德六年(959)具注曆日 P.2623 ³⁴
1	[太歲]	○	○	○	○	○	○
2	[歲下]						
3	[歲破]	○			○	○	○

³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四卷，頁 158-160。

³¹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345。

³²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374-375。

³³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469-470。

³⁴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506-507。

4	[大將軍]	○	○		○	○	○
5	[太陰]	○			○	○	○
6	[天一]						
7	[歲刑]	○	○	○	○	○	○
8	[歲煞]	○			○	○	○
9	[廣輪]	○	○		○	○	○
10	[豹尾]	○	○		○	○	○
11	[博士]		○	○	○	○	○
12	[力士]			○	○	○	○
13	[發盜]			○	○	○	
14	[天祿]			○		○	
15	[歲德]		○	○		○	○
16	[合德]			○		○	○
17	[三公]				○	○	○
18	[九卿]				○	○	○
19	[奏書]		○		○	○	○
20	[嗜氣]	○			○	○	○
21	[廣官]				○	○	○
22	[大籍]				○	○	○
23	[小籍]				○	○	○
24	[藏官]				○	○	○
25	[伏兵]				○	○	
26	[劫煞]				○	○	
27	[喪門]				○		
28	[五鬼]				○		
29	[吊客]				○		
30	[九卿食舍]						
31	[官符]						○
32	[旺符]						○

33	[窮符]						○
34	[既符]						○
35	[生符]						○
36	[大煞]						○
37	[上下喪門]						○
38	[天皇]						○
39	[地皇]						○
40	[人皇]						○

表三：宋初劇變期與唐末始變期比較表

分期 代號 神煞 序號	唐末始變期		宋初劇變期		
	(C5) 後周顯德六年 (959)具注曆日 P.2623 ³⁵	(D1) 宋太平興國三年 (978)具注曆 日 S.0612 ³⁶	(C5) 後周顯德六年 (959)具注曆日 P.2623 ³⁷	(D1) 宋太平興國三年 (978)具注曆日 S.0612 ³⁸	(C5) 後周顯德六年 (959)具注曆日 P.2623 ³⁹
1	[太歲]	○	○	○	○
2	[歲下]				
3	[歲破]	○	○	○	○
4	[大將軍]	○	○	○	○
5	[太陰]	○		○	○
6	[天一]				
7	[歲刑]	○	○	○	○
8	[歲煞]	○	○	○	○
9	[黃幡]	○	○	○	○
10	[豹尾]	○	○	○	○

³⁵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506-507。

³⁶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513-514。

³⁷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506-507。

³⁸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513-514。

³⁹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506-507。

11	[博士]	○	○	○	○
12	[力士]	○	○	○	○
13	[發盜]			○	○
14	[天祿]				
15	[歲德]	○	○	○	○
16	[合德]	○	○	○	○
17	[三公]	○		○	○
18	[九卿]	○		○	○
19	[奏書]	○	○	○	○
20	[啓氣]	○		○	○
21	[審官]	○	○	○	○
22	[大耗]	○	○	○	○
23	[小耗]	○	○	○	○
24	[蠶官]	○	○	○	○
25	[伏兵]		○	○	○
26	[劫煞]		○	○	○
27	[喪門]		○		○
28	[五鬼]		○	○	
29	[吊客]		○		○
30	[九卿食舍]			○	○
31	[官符]	○	○	○	
32	[任符]	○		○	
33	[病符]	○	○	○	
34	[死符]	○	○	○	
35	[生符]	○		○	
36	[大煞]	○		○	
37	[上下喪門]	○		○	
38	[天皇]	○		○	
39	[地皇]	○		○	

40	[人皇]	○		○	
41	[災煞]		○		
42	[壽命]		○	○	
43	[壽室]		○	○	
44	[大禍]		○		
45	[年大煞]		○		
46	[年黑方]		○	○	○
47	[破敗五鬼]		○		○
48	[金神]			○	○
52	[五墓]				○
53	[喪車]				○

(三) 明代整合期

從(D3)宋雍熙三年(986)以後，敦煌文書的數目大幅減少，「太歲數術諸神」也不再能見，因此宋代以後僅能就傳世文獻為主。然而數術文獻著作時代往往難以確定，較之敦煌文書由於多是具註曆日，所以幾乎都有明確年代的情況，大相逕庭，因此宋初以後的討論雖以傳世數術文獻為主，在時代判定上存在相當程度的模糊性。宋代的著名數術文獻，如《珞珠子三命消息賦》⁴⁰、《欽定遁甲符應經》⁴¹以及《淵海子平》⁴²等只有零星的太歲神煞；更多相傳為宋代的數術文獻由於時代不明，不敢輕用，直接造成「表三」中宋代的資料嚴重缺環。因此本文關於宋代的狀況只能暫缺。

(D3)之後下一份材料是相傳為盛唐時代張果(?-?)所作的(E1)《張果星宗》，此書實非一時一地一人所作，而其中大部分可能為宋代完成爾露陸續增補(詳後)，因此置於明代之前。元代短祚，相關數術文獻較為分散或闕如，因此略而不論。

⁴⁰ 《珞珠子三命消息賦》，相傳珞珠子為周代子晉，又傳為陶宏景，要之，此書初現於宋代，故《四庫提要》以為是北宋人所作。其後宋代分別有王廷光、李全、釋曇瑩與徐子平四家作注。

⁴¹ 《欽定遁甲符應經》，宋仁宗命天文官楊維德所作，明代永樂間欽天監五官司曆王巽另有序稱之。

⁴² 《淵海子平》，宋末徐彥昇所作，在北宋徐子平所創的「子平法」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其中引用了不少《珞珠子三命消息賦》的內容。

(E1)至(E8)皆為明代數術文獻，其中僅有《鰲頭通書大全》可能有若干清代成分，較不確定(詳上)。此七項實際出自四種文獻，其中(E4)、(E5)、(E6)同出於《鰲頭通書大全》，(E7)、(E8)同出於《造命宗鏡》，一書多種的情況說明此時「太歲數術諸神」體系在數術中的用途朝向多元發展。

關於「太歲數術諸神」的用途，(E1)《張果星宗·流年論》云：「更於當生星辰上衝併吉凶以斷之，便從太歲上數起。」⁴³主要用在判斷批年吉凶上，與唐代以來的用途相同。(E2)出自明中期萬明英的《三命通會》的「消息賦解」，是針對《珞瑜子三命消息賦》當中「宅墓受煞，落梁塵以呻吟，喪弔臨人，變宮商為薤露」的註解，在解釋宅墓下葬所受災煞時提到逐年太歲、喪門、弔客、黃旛、豹尾、太陰、大耗、將軍⁴⁴，則這裡「太歲數術諸神」的用途是與墓葬相關的年煞。而在明代中後期成書的《鰲頭通書大全》一書之中更有三種「太歲數術諸神」，其一(E4)稱「星馬吉凶神」，是依據「天乙貴人星」和「祿馬貴人」為主的吉凶方位選擇法⁴⁵，主要偏向吉事；其二(E6)稱「四相三元十二年例吉凶神」，應即前述的託名李淳風或一行法師的「四利三元」擇吉法，是以「四利」福神和「三元」時辰交互之規律所得的擇吉法⁴⁶；其三(E7)為「一行禪師四利三元起例」⁴⁷，應與前者相同，但其中神煞卻略有差異。他如《造命宗鏡》的(E7)「玄堂入廟例」為下葬擇吉法⁴⁸、(E8)「龍德福德定局」(又名壓殺太陽、轉天關)為制化各種兇煞之法

⁴³ 張果：《張果星宗·流年論》，收錄於陳夢雷等主編：《古今圖書集成 第五八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69冊，頁26。

⁴⁴ 萬民英撰，許紹龍編校：《三命通會》(臺北：隆泉書局，1994年)，卷十一，頁990-991。

⁴⁵ 熊宗立編輯：《增補鰲頭通書大全》(新竹：竹林印書局，1987年)，卷五，頁21。「天乙貴人星」和「祿馬貴人」都是子平八字推命法的元素。「天乙貴人星」即天乙星(天一)，在紫微垣左樞，是眾星之王，因此為吉星。「祿馬」猶言「命運」，「祿馬貴人」就是命運之中能提供好運的貴人。

⁴⁶ 熊宗立編輯：《增補鰲頭通書大全》，卷七，頁24。四利謂四吉星，即太陽、太陰、龍德、福德。三元意義不明，清代胡暉《選擇求真》卷八直言：「三元之義未詳」，見胡暉：《選擇求真》(臺北：武陵，2000年)，頁347。魏鑑《象吉通書》則有一種「三元」的解說：「十二年分三元，子午卯酉年為上元，辰戌丑未年為中元，寅申巳亥年為下元」，見魏鑑纂輯：《象吉備要通書》(不著出版地：歐陽運森收藏尚德堂藏版，不註出版年)，卷十三，頁10。案，S.6164-2有「推人本[生]元宮法」云：「常從今年太歲宮為有之大數，前人實年即正數，至所正之宮看是何？凡見與前人本命同，即知上中下三元……」，與魏鑑之說相類。

⁴⁷ 熊宗立編輯：《增補鰲頭通書大全》，卷八，頁13。

⁴⁸ 吳國仕輯：《造命宗鏡》(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吳氏搜玄齋刻本)，卷六，

⁴⁹，總之「太歲數術諸神」的用途不再僅限於對於個人運程的推算，已經擴展到許多方面。

明代「太歲數術諸神」的內容也和前代有很大的不同。從神煞數目論，宋代動輒三十餘種，但明代則大幅減少至十種上下，僅有三分之一弱，呈現大幅度剔除舊神的趨勢。明代自身則新創了[54]天空至[62]白虎等九種神煞，在剔除舊例之餘仍有所創發。更重要的是，在此時期神煞數目有明顯朝十二種進行整合的局面。

從主要神煞論，「唐末始變期」在[26]劫煞之前有較大的疊合度，「宋初劇變期」在[31]官符之前有較大的疊合度，而這些大量產生的具有高疊合度的太歲神煞，在明代多數未得到繼承。[26]劫煞之前二十六種神煞，僅有十種得到零星的繼承，甚至 (E4)、(E5)僅各繼承四種，差異性不小。

[26]至[31]是宋初新增的主要神煞，總共七種當中以[27]喪門、[29]吊客、[31]官符得到較好的繼承，另外四種幾乎完全被剔除了。相較之下，明代對於「宋初劇變期」的繼承仍優於對「唐末始變期」。明代新創的九種神煞中，[57]太陽、[58]龍德、[60]福德和[62]白虎等四種有較高的普遍性，其餘五種的普遍性較低，說明這種新創也有著流派或師傳的差異。

總的來說，(E2)至(E7)六項材料所呈現的明代「太歲數術諸神」不計其普遍性，則全部僅有二十種，其中有十種出現在超過三項材料中，有七種出現在兩項材料中，整體呈現頗高的疊合度，在新創與剔舊之餘，無論在神煞數目以及神煞疊合度上，有明顯的趨同傾向，可稱為「明代整合期」(見表四)。

表四：明代整合期與宋初劇變期比較表

分期 出典 神煞 序號	宋初劇變期	明代整合期							
	(D3)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宋雍熙三(986)年具注曆日 P.3403 ⁵⁰	《張果星宗》「流年論」 ⁵¹	《三命通會》「消息賦解」 ⁵²	《類編曆法通書大全》「十二星例」 ⁵³	《鰲頭通書大全》「星馬吉凶神」 ⁵⁴	《鰲頭通書大全》「四相三元十二年例吉凶神」 ⁵⁵	《鰲頭通書大全》「一行禪師四利三元起例」 ⁵⁶	《造命宗鏡》「玄堂入廟例」 ⁵⁷	《造命宗鏡》「龍德福德定局」 ⁵⁸

頁 3。

⁴⁹ 吳國仕輯：《造命宗鏡》，卷六，頁 25。

⁵⁰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頁 588-590。

⁵¹ 張果：《張果星宗·流年論》，頁 26。

⁵² 萬民英撰，許紹龍編校：《三命通會》，卷十一，頁 990-991。

⁵³ 熊宗立類編：《類編曆法通書大全》(不著出版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不註出

1	[太歲]	○	○	○	○	○	(堆黃)	○	○	○
2	[歲下]									
3	[歲破]	○	○		○		(大耗)	○		○
4	[大將軍]	○		○		○				
5	[太陰]	○		○	○		○	○	(太乙)	○
6	[天一]						(天乙)			
7	[歲刑]	○								
8	[歲煞]	○								
9	[黃幡]	○		○						
10	[豹尾]	○		○						
11	[博士]	○								
12	[力士]	○								
13	[發盜]	○								
14	[天吞]						(天定)		(天定、紫炁)	
15	[歲德]	○								
16	[合德]	○								
17	[三公]	○								
18	[九卿]	○								
19	[奏書]	○								
20	[啓氣]	○								
21	[齋官]	○								
22	[大耗]	○		○		○			○	
23	[小耗]	○				○			○	
24	[臘官]	○								

版年)，卷二十三，頁1。

⁵⁴ 熊宗立編輯：《增補鰲頭通書大全》，卷五，頁21。

⁵⁵ 熊宗立編輯：《增補鰲頭通書大全》，卷七，頁24。

⁵⁶ 熊宗立編輯：《增補鰲頭通書大全》，卷八，頁13。

⁵⁷ 吳國仕輯：《造命宗鏡》，卷六，頁3。

⁵⁸ 吳國仕輯：《造命宗鏡》，卷六，頁25。

25	[伏兵]	○								
26	[劫煞]	○								
27	[喪門]	○	○	○	○	○	(帝舍與黃煞)	○	○	○
28	[五鬼]									
29	[吊客]	○	○	○	(太陰)	○	○	○	○	○
30	[九廟食舍]	○								
31	[官符]		○		(月將)	○	○	○		○
32	[壬符]									
33	[病符]		○		(死氣)	○	(疾符，帝輅)		○	○
34	[死符]		○		(小耗)		(歲枝德、小耗)	○		○
35	[生符]									
36	[大煞]									
37	[上下喪門]									
38	[天皇]									
39	[地皇]									
40	[人皇]									
41	[災煞]									
42	[亂命]									
43	[亂室]									
44	[大禍]									
45	[年大煞]									
46	[年黑力]	○								
47	[破敗五鬼]	○								
48	[金神]	○				○			○	
49	[天煞]	○								

50	[地煞]	○							
51	[三兵]	○							
52	[五墓]	○							
53	[喪車]	○							
54	[天空]		○						
55	[凶神]		○						
56	[暴敗]		○						
57	[太陽]				○	(帝車)	○	(天乙)	○
58	[龍德]				○	(地輔)			○
59	[陰符]				○	(陰府， 白虎)			
60	[福德]				(福星)	(皇帝入 座)	○		○
61	[天德]		○				○		
62	[白虎]		○				○		○

(四) 清代集成期

相較於明代有明顯將前代數量龐大的太歲神煞進行剔簡，朝著今日以「十二」為數整合轉變的趨勢，清代則有一種將舊有神煞重新釐訂的傾向。其最要者就是康熙、乾隆二帝先後諭令統整古今曆象數術，分別糾集眾多學者編成《星曆考原》(1713)和《協紀辨方書》(1741)兩種大部頭的數術集成，且後出轉精，《協紀辨方書》在糾正《星曆考原》之訛誤的本意之下進行編修，頒行之後全國術士皆多遵用，專業的選擇通書往往稱「遵《協紀》」⁵⁹，或依據其律則而有「協紀貴人登天」之類的內容。⁶⁰此外，清代曾嚴格管制曆日與通書內容，並規定必須依照官方頒

⁵⁹ 如清嘉慶十四年(1809)撰成的《選擇求真》在序中就強調「宗揚公之造命，遵國朝《協紀》之星曜彙集成篇」，見胡暉：《選擇求真》，頁3-4。民國的《洪潮和通書》吳彩煥的序也說「其所造通書，原原本本一遵《協紀辨方》、《數理精蘊》」，《專售臺灣洪潮和通書》，收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 第五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十冊，頁217-218。案，出版社將「洪潮和」誤作「洪湖和」。

⁶⁰ 關於《協紀辨方書》對日後通書的影響，可見林裕盛：《擇日通書之脈絡分析與研究——以《欽定協紀辨方書》為中心》(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訂的曆表，也使得《協紀辨方書》的典正性有十足之皇權背景。⁶¹

(F3)《協紀辨方書》在「表五」當中，與其他材料有一相當大的差異點，亦即此書有意識地將各種數術進行分類並加以解釋，這與一般數術書只云規律而不解釋各種名詞本義與由來的習慣，顯然不同。

其次，基於對於民間數術通書「指陳其謬」⁶²的著作目的，因此大量將各家通書的內容進行了統整，這造成已經不見於前代的眾多太歲神煞，又重新登上舞臺，這明顯展現在由[7]歲刑至[12]力士，以及[21]畜官至[26]劫煞之上，前六者在唐宋兩代皆所常見，後六者則是頗見於五代宋初，此十二者在明代卻完全消失，至《協紀辨方書》又重新納入體系進行考論。

這種情形或許與清代之經學發展趨勢相接近。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云：「雖同為御纂，而康熙乾隆，前後又稍有殊，但大體不相遠耳。要之此等官學，摭拾固勤，理解終少，名為折中，實持兩可。」⁶³康熙朝的《星曆考原》與乾隆朝的《協紀辨方書》兩部書，在形制體例上相當雷同，但後者進行了大幅的修正。與經學發展較大的差異是，《協紀辨方書》一方面確實也「摭拾固勤」，但其對於數術的理解卻多有創發；除了保留眾多神煞異名略顯「持兩可」外，對於民間術家(特別是《玉匣記》)的雜亂體系進行相當程度的辨正工作。蓋《協紀辨方書》明確提出神煞異名的情況：「年月神煞由來舊矣，術士好奇，每事捏造，造之不得，則猶是神煞而捏為別名，又略為改竄以文其陋，而神煞由此日紛。」⁶⁴因此只好依照「擇其近理而雅訓者加以解釋，正其舛誤，庶吉凶之義，因例可循，而不惑於世俗術數之說也」⁶⁵的精神分析探討，可謂是迄古至清代最具學術意義的數術專著。

《協紀辨方書》對於太歲神體系中較有疑義者，往往有一篇「總論」，如有「黃幡豹尾總論」，針對各家所云多見差異的黃幡、豹尾進行辨正，認為此二者「固虛設也」⁶⁶；不過也因為傳俗已久，仍將之保留下來。要之，《協紀辨方書》集成了

年)，頁 74-79。

⁶¹ 關於清代對於曆日之管制，可參考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漢學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1996 年 12 月)，頁 165-170。

⁶² 紀昀等編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子部，頁 931。

⁶³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140。

⁶⁴ 梁湘潤標點：《協紀辨方書》(臺北：武陵出版社，2002 年)，卷三六，頁 1081。

⁶⁵ 梁湘潤標點：《協紀辨方書》，卷三，頁 79。

⁶⁶ 「黃幡豹尾總論」：「黃幡者，三合之季，象華蓋也。與黃幡相對者為豹尾，其喜忌亦相同。蓋皆歲君之鹵簿大駕，以見不可犯之義耳。寅、申、巳、亥年豹尾在前，黃

歷代以來的數術神煞，將不經者剔除，並就認同者進行考辯，對後世術家起了典範與規範的作用。不過同時也應明白《星曆考原》已經第一步進行了類似的工作，只不過其成績與影響後於《協紀辨方書》罷了。

(F2)《增補玉匣記》為王相在康熙甲子年(1684)增補重編，卷下有一幅「年神方位圖」(圖三)，雖與(B1)的唐代「年神方位圖」在形式上有明顯差異，但其內容卻相同，都以「紫白」⁶⁷、「地支+四鉤」和「太歲諸神」三種成分所構成，顯現傳承關係。(F2)中共可見到三十種太歲神煞，較(B1)的九種有大幅的增加，較之「明代整合期」的十種上下也是大幅增加。在神煞數目大增幅的情況下，多數皆可在「唐末始變期」和「宋初劇變期」中見到，僅有[62]白虎始見於明代，甚至明代常見的[57]至[61]在(F2)中全然不見，其中並僅有[63]飛廉是新增，似有一種跳過明代而遠承宋代的意味。

這樣的情形亦可見於(F3)《協紀辨方書》，在全部三十三種太歲神煞當中，高達二十七種為「唐末始變期」和「宋初劇變期」所常見者；反之明代常見的五種全部剔除，僅繼承了[62]的白虎。較大的差異是，(F3)新增了 [64]歲幹合、[65]歲枝德與[66]群醜三種神煞，都是較罕見的神煞，《星曆考原》僅收有歲枝德，而《協紀辨方書》對群醜的解釋也很短少，不知為何新增此三者。

要之，《協紀辨方書》頒行之後，民間術家往往尊為圭臬，如(F4)做於乾隆年間的《王公陽宅神斷》所錄基本都不出於(F3)《協紀辨方書》或(F2)《增補玉匣記》的範圍(見表五)。

幡在後；子、午、卯、酉年豹尾在後，黃幡在前。曹震圭以豹尾為先鋒之將，而置于華蓋之前則非也。又按：子、午、卯、酉年黃幡即是官符，豹尾即是吊客；寅、申、巳、亥年，黃幡即是白虎，豹尾即是喪門；辰、戌、丑、未年，黃幡即太歲，豹尾即是歲破。然則黃幡、豹尾二神固虛設也。以其無甚悖理，仍存其舊名。」，梁湘潤標點：《協紀辨方書》，卷三，頁96。

⁶⁷ 紫白，又稱四流紫白星、紫白九星，即以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套合在九宮當中，以測吉凶的數術法。一般而言，一白、六白、八白、九紫為吉星。

表五：清代集成期與明代整合期比較表

分期 出典 神煞 序號		明代整合期	清代集成期			
		(E6) 《鰲頭通書大全》「一行禪 師四利三元起例」 ⁶⁸	(F1) 《象吉通書》「四 利三元」 ⁶⁹	(F2) 《增補玉匣記》 「年神方位圖」 ⁷⁰	(F3) 《協紀辨 方書》 ⁷¹	(F4) 《王公陽宅神斷》 「太歲排輪十二宮」 ⁷²
1	〔太歲〕	○	(堆黃)	○	○	○
2	〔歲下〕					
3	〔歲破〕	○	(大耗)	○	○	○
4	〔大將軍〕			○	○	○
5	〔太陰〕	○	○		○	○
6	〔天一〕					
7	〔歲刑〕			○	○	
8	〔歲煞〕				○	
9	〔黃幡〕			○	○	○
10	〔豹尾〕			○	○	○
11	〔博士〕			○	○	○
12	〔力士〕			○	○	○
13	〔發盜〕					
14	〔天吞〕					
15	〔歲德〕				○	
16	〔合德〕				(歲德合)	
17	〔三公〕					

⁶⁸ 熊宗立編輯：《增補鰲頭通書大全》，卷八，頁13。

⁶⁹ 魏鑑纂輯：《象吉備要通書》(不著出版地：歐陽運森收藏尚德堂藏版，不註出版年)，卷十一，頁41。

⁷⁰ 王相編：《增補玉匣記》(上海：上海章福記，1907年)，卷下，頁10。

⁷¹ 梁湘潤標點：《協紀辨方書》，卷三，頁79-113。案，卷末尚有「日遊神」和「鶴神」，從其解說不能見到與太歲之關係，因此不錄。

⁷² 王其華：《王公陽宅神斷》(臺北：集文書局，2009年)，卷二，頁29。

18	[九廟]					
19	[奏書]			○		○
20	[陪氣]					
21	[審官]			○	○	○
22	[大耗]			○	○	○
23	[小耗]			○	○	○
24	[虞官]			○	○	
25	[伏兵]			○	○	○
26	[劫煞]			(結煞)	○	
27	[喪門]	○	(帝舍于黃煞)	○	○	○
28	[五鬼]			○	○	○
29	[吊客]	○	○	○	○	○
30	[九廟食舍]					
31	[官符]	○	○	○	○	○
32	[旺符]					
33	[病符]		(疾符，帝輅)	○	○	○
34	[死符]	○	(歲枝德、小耗)	(死特)	○	○
35	[生符]					
36	[大煞]			○	○	
37	[上下喪門]					
38	[天皇]					
39	[地皇]					
40	[人皇]					
41	[災煞]			○	○	
42	[虞命]			○	○	
43	[虞室]			○	○	○
44	[大禍]			○		○

45	[年大煞]					
46	[年黑方]					
47	[破敗五鬼]			○		
48	[金神]			○	○	○
49	[天煞]					
50	[地煞]					
51	[三兵]					
52	[五墓]					
53	[喪車]					
54	[天空]					
55	[凶神]					
56	[暴敗]					
57	[太陽]	○	(帝車)			
58	[龍德]		(地軸)			
59	[陰符]		(陰府，白虎)			
60	[竊德]	○	(皇帝入座)			
61	[天德]	○				
62	[白虎]	○		○	○	○
63	[飛廉]			○	○	
64	[歲幹合]				○	
65	[歲枝德]				○	
66	[群龍]				○	

(五) 近代清整期

《協紀辨方書》對其後的數術書籍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太歲神煞朝向「十二」的數目剔簡的趨勢，並未因此中斷。「明代整合期」太歲神煞明顯剔簡為十二種，但清初兩種官方集結的數術書卻在集大成的前提下，似乎又恢復了宋代以前的情形。然而有明三百年的剔簡趨勢，並不會嘎然而止。

(F1)《象吉通書》⁷³由魏鑑(?-?)編成於康熙十年(1671)，時間略早於《協紀辨方書》，也早於《星曆考原》，可說尚未受到統一數術運動的影響。魏鑑字明遠，生卒不詳，大約是順治、康熙、雍正間的人。魏鑑自序云：

近雖有《劉氏家藏》暨《三臺》、《鰲頭》諸書為星學之俎豆，非無補於當世，然拘執過嚴則亦有未盡其妙者。……挹諸家之精義，彼遺我載，彼憾我修，無根者鋤而去，背謬者釐而正之……⁷⁴

陳野的序也說魏鑑

比年以來，雨夜篝燈批閱《鰲頭》，發微《三臺》諸書，刪其冗繁，補其缺略，失次者序之，騎牆者去之，纂成《象吉》一書。⁷⁵

說明《象吉通書》曾參考了《鰲頭通書》並作了刪修增補的工作。著作《鰲頭通書》的熊家，世居福建潭陽⁷⁶；《象吉通書》的作者魏鑑亦為潭陽人，二者有地緣傳承上的關係，亦即《象吉通書》乃有意識地接受並繼承了明代的「太歲以下諸神」。

比較(F1)《象吉通書》與明代的太歲神煞，其疊合度相當高，唯一差別是(b)又附註了若干神煞的異名，這些異名有些同於原本的神煞，如大耗、小耗；有些在數術書中罕見，如地軸、皇帝入座等，與(E5)《鰲頭通書大全》「四相三元十二年例吉凶神」只有個別文字差異而已。可知如同《象吉通書》這種繼承明代「太歲數術諸神」清理為數眾多神煞的傾向，並未因為《協紀辨方書》的出現而中斷。

⁷³ 本文所用《象吉通書》為民國初年廣益書局版，又稱《增補象吉備要通書大全(內附三元甲子來歷)》，此書魏鑑曾於康熙六十年增補部分內容。

⁷⁴ 魏鑑：〈象吉備要通書大全序〉，收入於魏鑑纂輯：《象吉備要通書》(上海：廣益書局，不註出版年)，頁2。案，文中「妙」字未避康熙聖諱，未知是否此版乃民國以後刊刻者？事實上此版的「凡例」標註「尚德堂藏版」，但花口卻作「文元堂」，文元堂乃楊耀松創辦於1894年，1927年歇業，因此此書應是文元堂據尚德堂藏本翻刻者。由於主體為尚德堂，故本文仍稱「尚德堂藏版」。

⁷⁵ 魏鑑纂輯：《增補象吉備要通書大全(內附三元甲子來歷)》，頁3。

⁷⁶ 方彥壽、肖林榕：〈熊宗立與熊均考辨〉，《福建中醫學院學報》第16卷第3期(2006年6月)，頁47。案，潭陽即福建建陽別稱。

「表六」所蒐集為二十世紀以來的幾種「太歲數術諸神」資料，並嵌合「表五」的(E6)一項明代《鰲頭通書大全》的太歲神煞；其中(甲)至(丁)皆為臺灣地區日本統治時期的文獻，也是本文所謂的「近代」(亦即 1900-1949 年之間的斷限)。

其中(甲)《命裏全論小兒關煞》為埔里鸞堂文華堂⁷⁷的家傳數術書籍，由黃元成重新抄寫於癸酉年(1931)，當中有「太歲十二地支」，其太歲神煞的內容與(E5)、(E6) 兩項明代《鰲頭通書大全》所載「四相三元十二年例吉凶神」或「一行禪師四利三元起例」在十二種當中，分別有八種、九種相疊合，彼此之間疊合度相當高，必有一共同淵源。

(乙)、(丙)、(丁)為時代斷限內的三份實際批命課，亦即當時命理師為三位民眾所作的命運流年吉凶預測表，分別出自三家命相館。(乙)至誠堂位於臺南，(丙)參贊堂位於臺北，(丁)駱耀堂位於新竹，三者並無明顯地緣關係，師承方面則不詳。(乙)批命課有一類似「年神方位圖」的「地盤」，其上有「太歲數術諸神」；(丙)、(丁)兩種批命課則以制式表格呈現。三者所見的「太歲數術諸神」完全相同，而與(甲)僅有二種神煞的差異，說明(甲)與時代相近三種批命書的疊合度高於對相去近三百年的《鰲頭通書大全》。

再看(戊)民國七十年(1981)的通書，亦與三種批命書完全相同，因此(乙)、(丙)、(丁)、(戊)呈現完全相同的「太歲數術諸神」，與其說是文獻種類的因素，不如認為是時代因素所致。因此由(甲)至(丙)，可明確見到「近代」臺灣的「太歲數術諸神」跳過清代典範且眾多的神煞，遠承明代剔滅神煞的局面，呈現一種近乎成形的「太歲數術諸神」，這種清理舊學並新創發的趨勢，可稱為「近代調整期」。

(六) 現代

本文將 1949 年以後稱為「現代」，但實際採集的材料除(戊)外，皆在 2007 年以後，這是因為臺灣地區的太歲信仰在 1990 年以來有了不同於往的興盛以及改

⁷⁷ 文華堂位於埔里鎮麒麟里，供奉神祇是三恩主，第一任堂主為黃佛緣。在民國廿年(1931)時經由育化堂協助開堂，但文華堂卻是屬於魚池益化堂的系統。文華堂現今有兩個爐主會，一為關聖帝君；另一為媽祖。而參與這兩個爐主會的民眾，是以麒麟里居民為主。《命裏全論小兒關煞》(「裏」為「理」之誤)內容並不僅限於小兒關煞，事實上與民間的選擇通書內容相仿，但篇幅較小，可能是家傳的數術書摘錄本。封面標題為「命裏全論小兒關煞」，下方小字註「八字論用之主 大小限飛宮訣 四柱剋應吉凶」說明了本書內容概要。標題右側題「黃元成抄錄」，左側題「歲次癸酉年瓜月吉置」。本書以及相關資料，承蒙鄭育陞老師採集與提供，特此感謝！

變，而這種改變越近於今日(2014年)，趨勢越明顯，所以僅採近六年的材料進行討論。因此之故，本文所謂「現代」實指1990年以後。

第一個特徵，是雖有一股「趨同」的力量，但實際上各個寺廟與道壇認定的太歲神煞卻越見紛紜。由(己)到(寅)是八種。2007年以來，一般民眾較常接觸到的有關「太歲數術諸神」的文獻，其中(己)、(庚)、(癸)、(子)、(寅)為民間寺廟在春節期間公告於廟中，必須安奉太歲的資訊；(辛)為道教法師刊行的通俗書籍；(丑)「易袁堂」為一命相館，中部地區寺廟、公司行號等刊印的農民曆的有相當大一部份為其所編輯者；(壬)是一種全臺大小寺廟常見的印刷品，形制混和農民曆的曆首以及十二生肖對應的歲數以及對應的太歲神煞，其下更有幾句「流年歲運注意事項」的批語，最晚在2000年以後由臺北正品印刷公司製作並廣泛發送到全臺寺廟提供張貼，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下臺灣寺廟的「太歲數術諸神」。

(辛)作為道教法師所刊行者，與「近代完成期」在十二種當中僅有兩種的差異，而與(丑)「易袁堂」所編之農民曆者完全相同。這說明(辛)、(丑)之於「近代完成期」，乃至於時代較近的(戊)《鄭氏通書》所載，產生了變異，只不過這種變異目前無法判定是時代所致抑或流派差異；較特別的是，(辛)在每一太歲神煞之下都附有一通符籙，這是絕不見於前代的，未知是道士秘傳抑或新創者？

要之，(辛)、(丑)所呈現的「太歲數術諸神」對於地方寺廟擇定每年安太歲生肖的工作上，影響似乎不大，因為在(己)、(庚)、(癸)、(子)、(寅)五處寺廟中的太歲神煞數目在不含異名的情況下，雖然(己)、(庚)僅各有九種，(癸)、(子)各有十二種，(寅)僅有四種，但含括的太歲神煞數目竟達十九種，歧異性不小。除去數目較少的(寅)，其餘四處寺廟的太歲神煞僅有太歲、歲破、喪門、五鬼、天狗五種是共同疊合者，而此五者皆見於(寅)的四種，可知此五種乃是現代寺廟安太歲時最重視者，也是現代寺廟所接受的「太歲數術諸神」之主要成分。這五種主要成分中，有四種亦見於「近代完成期」，此四種可說是近代以來較被接受的太歲神煞。

(庚)、(癸)、(子)、(寅)五處寺廟的「太歲數術諸神」疊合度並不高，而(癸)彰化市城隍廟獨與「近代完成期」的神煞較相似，僅有五鬼一種不同；五鬼在「表二」的(E5)至(戊)七種文獻當中都未出現，但在(庚)以後除神煞數目較少的(寅)之外皆有出現，說明五鬼乃是現代「太歲數術諸神」中的必要神煞；再合看前面各表，在全部四十七種文獻中，五鬼僅出現在其中六種，比例並不高，因此現代對

於「五鬼」的強調，可說是對前代的改變，成為現代「太歲數術諸神」的特徵之一。

第二種特徵，是不再以舊有的神煞名稱稱呼，取而代之的是較為通俗的稱法，其一是動詞化，如將「太歲」改為動詞化的「沖太歲」、「太歲當頭」，將「歲破」稱為「犯太歲」、「安太歲」，實際都是從民眾的立場出發，改變為警示民眾需要制化太歲的詞，以達到較淺顯的宣傳效果。太歲與歲破以外的神煞，由於並非所謂「正沖」，也就是不必然需要安奉太歲，所以一般民眾較不注重，因此多數並未改變稱呼。其二是吉祥語化，如出現「吉星高照」、「紫微星拱照」這種不知由來的稱法。

第三種特徵，是創造了一些新意義的神煞名，如「桃花」、「破財」、「車厄」、「血光」，包括前述「吉星高照」、「紫微星拱照」等都不是古代「太歲數術諸神」的名稱與職能，但卻都是現代人所關心者，這些新的神煞名更能引起民眾的同感，招攬更多民眾安奉太歲。如此一來就增加約二十種新神煞。

現代臺灣民間常見的「太歲數術諸神」雖隱約之間互有相涉，但個別的差異仍然很大，至今未能有明顯的公約數出現，較之「近代完成期」的穩定，顯得相當紛亂。

在紛亂蜂出各種新太歲名諱的氣氛下，「現代」臺灣地區太歲數術神煞的第四個特徵，就是與古代神煞的疊合度不高。鄧文寬根據自己蒐集的三種日本通書、三種臺灣通書、二種香港通勝和一種新加坡通勝對照五十餘種敦煌具註曆日的三十九種神煞，得出日本尚存十五個(38.46%)、香港尚存十二個(30.76%)，而臺灣僅存五個(12.82%)的數字。⁷⁸這種趨勢在本文的統計也有類似的結果。在本文統計的六十八種神煞中(不計表六神煞 17 至 25「現代」新增者)，取神煞最眾的(癸)與(子)計算，(癸)十一種合於傳統(16.17%)，(子)有六種合於傳統(8.82%)。如果除去「現代」繼承「近代完成期」來的五種共同要素，則合古的比例更低。這一方面是「現代」又創造了新的神煞、新的名諱，二方面也是自先秦兩漢以來，太歲數術神煞經過多番演變，淘汰了許多，也接連產生許多。

第五個特徵是，在商業因素的滲入，導致個人、各地無不挖空心思，追求創新，使得前一期已經完成的「太歲數術諸神」體系瀕臨崩潰。不過，也因為吾人

⁷⁸ 鄧文寬：〈敦煌曆日與當代東亞民用「通書」的文化關聯〉，《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考索》，頁 164。

正身處於時代當中，關於這個時代的全整面相，宜由下個時代來進行分析判讀，所以本文並不為現代的「太歲數術諸神」訂下趨勢分期。

表六：現代寺廟安太歲與近代完成期、明代整合期比較表

分期 出典 神煞	明代 整合期	近代完成期					現代									
		(E6)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丑)
1 [太歲]	○	○	○	○	○	○	(正 沖 太歲)	(沖 太歲)	○	(太 歲 當 頭)	○	(犯 太 歲 、 劍 鋒)	○	○		
2 [歲破]	○	○	○	○	○	○	(犯 太 歲)	(犯 太 歲)	○	(安 太 歲)	○	○	○			
3 [太陰]	○	○	○	○	○	○			○		○	○	○			
4 [喪門]	○	○	○	○	○	○	○	○	○	(制 喪 門)	○		○			
5 [五鬼]							○	○	○	(制 五 鬼)	○	○	○	○		
6 [吊客]	○									(與 制)						

											喪 門 同 位)						
7	[官 符]	0	0	0	0	0	0	0	0		(與 制 五 鬼 同 位)						
8	[病 符]			0	0	0	0	0	0		(制 病 符)	0	(與 五 鬼 同 位)	0			
9	[死 符]	0	0	0	0	0	0	0	0		(制 死 符)	0		0			
10	[太 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	[龍 德]		0	0	0	0	0	0	0	0		0		0			
12	[陰 符]																
13	[福 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	[天 德]	0															
15	[白 符]	0	0	0	0	0	0	0	0	0	(制 白 符)	0	0	0	0		

	[虎]										白 虎 星)					
16	[天 狗]	○	○	○	○	○	○	○	○	○	(制 天 狗)	○	○	○	○	
17	[偏沖 太歲]						○									
18	[破財]						○	○								
19	[桃 花]							○			(制 桃 花)		(與 太 陰 同 位)			
20	[吉星 臨照]										○					
21	[紫微 星拱 照]										○					
22	[相 貌]	○														
23	[車 厄]												(與 白 虎 同 位)			
24	[大 耗]												(與 歲 破			

三、幾種成書時代有爭議文獻當中太歲神煞的時代

人難以超越時代侷限，所以人之思想往往依循趨勢，適可作為文獻時代之參考點。藉由上節的演變趨勢，可回看時代不明的(A7)《赤松子章曆》、(A8)《太上安鎮九壘龍神妙經》、和(E1)《張果星宗》的著作年代問題。

(A7)《赤松子章曆》和(A8)《太上安鎮九壘龍神妙經》的時代問題前面已述，前者學界多認為是唐代人所輯的魏晉南北朝道書，後者則有認為唐宋人所作。然而從「太歲數術諸神」的比較而言，(A7)與(A8)差異極大，必為不同系統，(A7)所呈現的太歲神煞，顯然不同於(A1)至(A6)，也不同于「盛唐確立期」，反而與五代以後疊合度較高；很難相信(A7)能在南北朝出現後，跳過整個唐代才又在五代出現，視之為出自五代人手筆或改異，似較合理。因此(A7)應不會是「盛唐確立期」或更早時期所展現的「太歲數術諸神」之淵源，亦即(A7)《赤松子章曆》至少在「太歲數術諸神」這個部分，其時代應不早於盛唐，而較可能是五代以後的內容，這宜與該書為累代彙編而成不無關係。

(A8)與(B1)的太歲神煞完全相同，卻不同於(A1)至(A6)，而小異於「盛唐確立期」，似可認為「盛唐確立期」之源頭。(B1)《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為唐高宗朝(649-683 在位)的義淨所譯，相關文字如下：

築牆動土，安立家宅，南堂北堂，東廂西廂，厨舍密屋，門戶井竈，確磴庫藏，六畜欄圍，日遊月殺、大將軍太歲、黃幡豹尾、五土地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諱、十二諸神、土府伏龍，一切鬼魅，皆悉隱藏。遠屏四方，影銷影滅，不敢為害。

而(A8)《太上安鎮九壘龍神妙經》文字亦相近：

起造宅舍，驚動龍神，屋宇鳴喚，地華土裂，南堂北屋，東廊西戶，井竈確磴，庫藏船車，寓止六畜欄圍、莊舍寺觀，但是屋宇房廊窟穴，觸犯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四方諸煞、五方地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將軍太歲、黃幡豹尾、十二時神、六甲禁忌、土公土母、土府伏龍，一切惡煞。宜轉此經，禳謝所犯神煞，悉皆隱藏，遠還四方，各鎮方隅，

不敢為害。(底線為二文相近處)

可知二文有相承關係，唯孰先孰後則不易判斷。如果(A8)較早，則確可能為唐前作品，則《太上安鎮九壘龍神妙經》四種太歲數術神煞下開「盛唐確立期」八種之規模；如果(B1)較早，則《太上安鎮九壘龍神妙經》確如《道藏提要》所判斷為唐宋人手筆。此二者的先後問題，已非太歲數術神煞的考察可辨明的了。

(E1)《張果星宗》古本早已散失，《四庫全書簡明日錄》標注《張果星宗》是明代中期陸位(?-?)所輯校，有清乾隆五十二年金閩書業堂刊本、咸豐八年經綸堂刊本；但較常見的是《古今圖書集成》本。⁸⁵其卷四有云「今唐天子命乙酉」旁注「唐元宗命乙酉年生」，則此書最初可能作於唐玄宗年間(712-756)，與張果活動時間相合。又有「李林甫當國事」，則可能是開元二十二年到天寶十一年之間(734-752)，此時代亦與傳說張果活動的時代相符。然此二段文字據卷末題記，似為與張果同時代之李愷所記，但紀年卻是「嘉平二年」，非唐代李愷所處之時代，不知為何致誤？書中又有完整的十一曜體系與複雜演算關係，則應為五代以後增補者。⁸⁶書中又多稱「宋朝」，則宋代以後又有補修。更有對「授時曆」與舊曆之校正，則元代也有增補。卷六、卷七、卷八有鄭希誠之注，卷十八、十九並完整收錄《鄭氏星案》，鄭氏乃元末明初之人，說明到明代以後此書仍不斷增編。

要之，今本《張果星宗》有部分內容確為唐代張果所作，但大部分卻是宋代至明代之間不斷增補而成，劉韶軍《神秘的星象：冥冥天機的千古追求》亦以此書為歷代星命家陸續收輯而成。⁸⁷

(E1)《張果星宗》雖有一部份為唐代張果所作，但多數為後世術家補入，其

⁸⁵ 劉韶軍：《神秘的星象：冥冥天機的千古追求》(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00。

⁸⁶ 中國在先秦兩漢流行的是日、月、五星七政，東漢佛教傳入後有改稱為七曜者。但印度七曜法要到南北朝才傳入，則佛教七曜與中國七政原本是不同的。南北朝後，七曜或加入羅睺、計都而成的九曜，壓過七政成為顯學。至唐末五代，此術逐漸中國化，加入紫炁、月孛成為十一曜。因此由七曜至十一曜的演變，可約略見出時代。相關討論可參考饒宗頤：〈論七曜與十一曜——記敦煌開寶七年(九七四)康遵批命課〉，收於《饒宗頤二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饒宗頤二世紀學術文集·卷八 敦煌學》(臺北：新文豐，2003年)，頁184-194；陳志輝：〈隋唐以前之七曜曆術源流新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2009年第4期)，頁47-49；江曉原：〈東來七曜術(上)〉，《中國典籍與文化》第4期(1995年)，頁101-102。

⁸⁷ 劉韶軍：《神秘的星象：冥冥天機的千古追求》，頁100。

中「太歲數術諸神」與唐宋的趨勢大相逕庭，反而類同於明代，然猶有差異，估計《張果星宗》的「太歲數術諸神」部分應是宋元之間的產物，這與其主要內容皆為宋元之人所補入的情況，也相契合。

此外，前面也已經透過各期神煞特徵，辨明明代術家宣稱為盛唐李淳風或一行所造的「四利三元」只是假託，因此透過神煞分期，可資借為文獻時代考察之依據。

四、結語

「太歲數術諸神」體系源起於盛唐，經歷一千三百年，幾經轉變至於今日，在民間仍以「安太歲」習俗的面貌盛行著，這不但對於現代民眾生活有實際而直接的影響，也展現了千年以來庶民文化的一個側面，同時亦可作為考察文獻年份的一種參照。

由於諸多的限制，無法窮盡蒐羅歷代的全部「太歲數術諸神」文獻，而事實上古代數術文獻的留存本較經典文獻的留存有更大的困難性，因此只能盡可能採集各時代的文獻，以求得一概略的趨勢性分期。經本文分析，「太歲數術諸神」的演變趨勢，由盛唐至現代，大約可分為六期：

- (一)「盛唐確立期」：「太歲數術諸神」的體系大約在盛唐已經基本出現，至中唐已有明顯的體系，至少有八種太歲神煞廣為接受。
- (二)「唐末始變期」：晚唐以後，原本已有一定程式的「太歲數術諸神」體系開始變動，先前流行的八種太歲神煞不再為主流。
- (三)「宋初劇變期」：唐末太歲神煞體系開始變動，在大約一百五十年間，到了宋初，整個太歲神煞體系開始大量擴張，新造出了數十種的太歲神煞，遠遠超過前代的變化。
- (四)「明代整合期」：宋元兩代由於相關文獻的缺少，只能從略，不過宋初劇變的太歲神體系，進入明朝以後有了顯著的整合，宋代動輒三十餘種的神煞數目，大幅剔簡為十種上下，其中部分數術文獻所載的系統，甚至成為現代「太歲數術諸神」的基礎。
- (五)「清代集成期」：清代是個學術集大成的時代，乾隆皇帝御製了《協紀辨方書》，重新整理了歷代紛亂的數術神煞，對太歲諸神也進行了一番爬梳統整。在這

過程中，一些在明代被剔簡的神煞重新出現，使得清代的太歲神煞體系較之明代有增多的趨勢。

(六)「近代清整期」：從所蒐羅的材料看，二十世紀前半「太歲數術諸神」體系已經完成，有了相對固定的十二神系統，各文獻間幾乎沒有差異，是為完成期。然而二十世紀下半以後，尤其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以來，已經完成的「太歲數術諸神」體系卻在商業操作下，似有瀕臨崩潰的趨勢，足見庶民文化深受商業利益的衝擊。

本文所歸納的各期，亦可作為文獻時代之參考點，具有文獻學之重要意義，可證《赤松子章曆》與《張果星宗》皆為歷代不斷增補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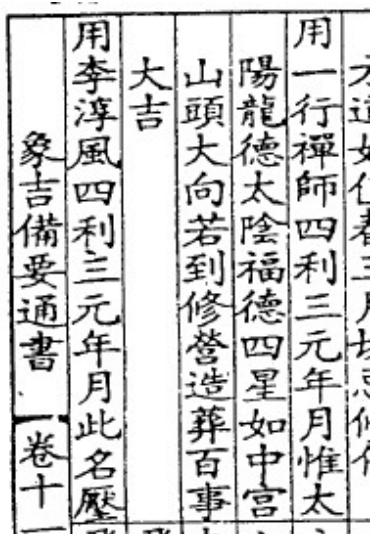
「太歲數術諸神」由來一千三百年，至今仍充滿活力的變動當中，而其中許多議題仍有待開發。在材料方面，需要更多的文獻將本文的缺環進行增補；在取材方面，零散出現的材料應更廣泛的採納；質化研究方面，對於六十多種太歲神煞之間的關係，可進行深入比對，其中應有相當多同事異名的狀況，由此也可由異名的產生，推測其演變的原因，以得到更清晰的庶民文化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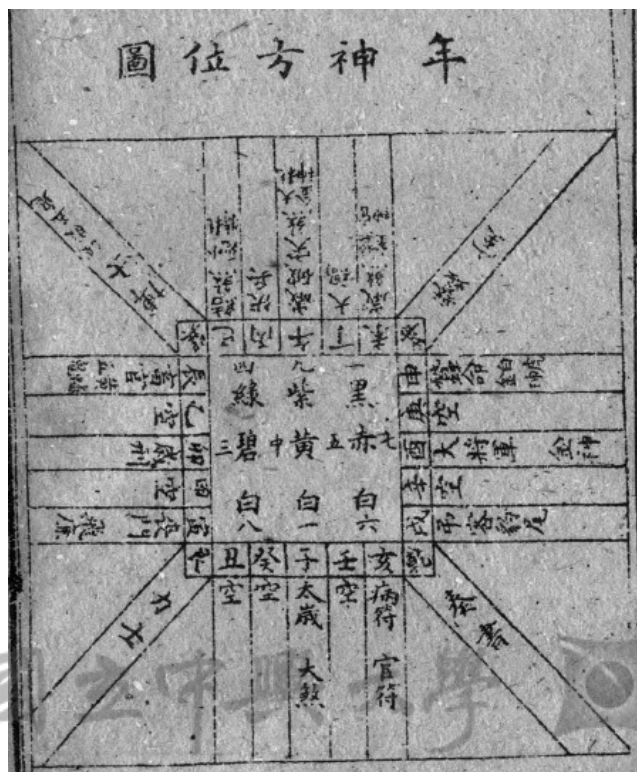
圖一：敦煌「唐年神方位圖」(局部)

資料來源：《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⁸⁸

⁸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成都：四



圖二：《象吉通書》一行與李淳風之四利三元並舉
資料來源：《增補象吉備要通書大全(內附三元甲子來歷)》⁸⁹。



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四卷，頁158。

⁸⁹ 魏鑑纂輯：《增補象吉備要通書大全(內附三元甲子來歷)》，卷十一，頁341。

圖三：康熙《玉匣記》「年神方位圖」

資料來源：《增補玉匣記》。⁹⁰

徵引書目

一、數術類專書

不著作者：《赤松子章曆》，收於張宇初、張宇清等編：《正統道藏 11 冊》，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用民國 12 年至 15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以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年刊本。

王見川、李世偉、高致華、闕正宗、范純武主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 第三十三冊》，臺北縣：博揚事業文化有限公司，2009 年。

王其華：《王公陽宅神斷》，臺北：集文書局，2009 年。

王相編：《增補玉匣記》，上海：上海章福記，1907 年。

中村璋八編校：《日本陰陽道書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5 年。

安倍氏抄錄：《大唐陰陽書(殘一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院藏)。

吳國仕輯：《造命宗鏡》，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吳氏搜玄齋刻本。

邱天相編著：《占驗門邱天相大法師符籙寶典》，臺北縣：占驗門出版社，2008 年。

洪堂燕，洪鑾聲選編：《專售臺灣洪湖和通書》，收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 第五輯 第十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年。

徐升編，李鋒整理：《淵海子平》，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故宮珍本叢刊》。

張 果：《張果星宗》，收錄於陳夢雷等主編：《古今圖書集成 第五八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梁湘潤標點：《協紀辨方書》，臺北：武陵出版社，2002 年。

萬民英撰，許紹龍編校：《三命通會》，臺北：隆泉書局，1994 年。

熊宗立編輯：《增補鰲頭通書大全》，新竹：竹林印書局，1987 年。

熊宗立類編：《類編曆法通書大全》，不著出版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不註出版年。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⁹⁰ 王相編：《增補玉匣記》(上海：上海章福記，1907 年)，卷下，頁 10。

魏鑑纂輯：《象吉備要通書》，上海：廣益書局，不註出版年。

魏鑑纂輯：《象吉備要通書》，不著出版地：歐陽運森收藏尚德堂藏版，不註出版年。

二、古籍專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張延昌主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年。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三、今人研究專書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李養正：《道教概說》，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紀昀等編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陳遵媯著、崔振華校訂：《中國天文學史 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劉韶軍：《神秘的星象：冥冥天機的千古追求》，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蕭登福編著：《正統道藏總目提要》，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

四、學位論文

林裕盛：《擇日通書之脈絡分析與研究——以《欽定協紀辯方書》為中心》，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林怡青：《高雄縣路竹鄉安太歲文化研究與鄉土教學上的應用》，臺南：臺南師

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陳峻誌：《太歲信仰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年。

陳鶴文：《臺灣地區六十太歲信仰之研究——以臺南都會區為例》，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陳峻誌：《太歲的信仰溯源與祭祀空間——以臺灣為主的討論》，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4年。

五、單篇論文

方彥壽、肖林榕：〈熊宗立與熊均考辨〉，《福建中醫學院學報》第16卷第3期(2006年6月)，頁47-49。

江曉原：〈東來七曜術(上)〉，《中國典籍與文化》第4期(1995年)，頁100-103。

李豐楙：〈安太歲的信仰與習俗〉，《道教月刊》第14期(2007年2月)，頁18。

按，李文原發表於《關係我》43期(1992年2月)，經細微修改後發表於《道教月刊》。

林金泉：〈敦煌寫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曆日綜研〉〉，《成大中文學報》第20期(2008年4月)，頁37-78。

陳志輝：〈隋唐以前之七曜曆術源流新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2009年第4期)，頁46-51。

陳峻誌：〈水創生觀下的數術規律——以太歲諸異名為線索〉，《興大人文學報》第52期(2014年3月)，頁111-146。

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漢學研究》第14卷第2期(1996年12月)，頁159-186。

鄧文寬：〈敦煌文獻 S.2620 號《年神方位圖》試釋〉，《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52-60。

鄧文寬：〈敦煌曆日與當代東亞民用「通書」的文化關聯〉，《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考索》，頁153-176。

饒宗頤：〈論七曜與十一曜——記敦煌開寶七年(九七四)康遵批命課〉，收於《饒宗頤二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饒宗頤二世紀學術文集·卷八敦煌學》(臺北：新文豐，2003年)，頁184-194。